

别出机杼 更著新意

——再看新编历史京剧《建安轶事》

王蕴明

由罗怀臻编剧、曹其敬执导、朱绍玉作曲、湖北省京剧院创演的的新编历史剧《建安轶事》，去岁先后看了两次。所以再看，一是戏好，耐看，有新意，二是舞台呈现益见精进，剧院呈现新生面。故事并不陌生，是自元、明以来反复搬上戏曲舞台的东汉才女蔡文姬的情事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京剧、评剧、昆剧、梆子、豫剧、越剧、吕剧、话剧等相继呈现，就其剧情与立意而言，有三部戏堪为代表三类情状。一是早期由陈墨香编剧、程砚秋创演的京剧《文姬归汉》，大体可为以往传统剧目的一个归结，主要写蔡文姬为南匈奴左贤王掳为妻，居南匈奴十二载，生二子，曹操遣使以金璧赎回，文姬痛别二子，著《胡笳十八拍》，谱入京剧唱腔，彰显了程派的唱腔魅力。二是近期由姜朝皋编剧、刘秀荣主演的评剧《胡风汉月》，主要写蔡文姬在南匈奴与左贤王相知相爱，体现了胡汉一家、民族和睦的时代精神，令观众一饱新派（凤霞）唱腔清新甜美之耳福。三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，郭沫若编剧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《蔡文姬》，主要写蔡文姬归汉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和情感状态，剧作立意作者讲得很坦白：“我写《蔡文姬》的主要目的是要替曹操翻案”，剧中对蔡文姬的摹写则是“蔡文姬就是我——是照着我写的”。

新创的京剧《建安轶事》，则另出机杼，更著新意。剧作由曹操夫妇迎着隆冬的风雪迎接文姬归汉那一天写起，情节紧紧围绕蔡文姬的婚姻情感波澜展开。伊始，曹操夫妇视文姬如亲生，令其暂居丞相府中，安排另筑新居。文姬因思念撒在匈奴的一双儿女，整日愁眉不展，夜闻悲泣，日见泪痕。三月后，曹氏夫妇为解其离夫别子的愁苦，另择新婚，特选文君同郡，善音律、喜操琴、颇负才艺、少文姬十二岁的青年屯田都尉董祀做婿。岂料事与愿违，原来董祀此前已有二八芳龄、国色天香的心仪

之人。新婚之夜，当董祀道出了迫于曹操的威权不得已接受这桩“捆绑夫妻”时，又给文姬带来巨大的情感刺激，处于难堪的境况之中。不得已，二人相约，以邻家姐姐与邻家小弟相敬如宾，共居一室。凑巧，匈奴左贤王来汉朝晋贡品，携子阿迪探望文君。文姬赴馆驿夫妻、母子相见，诚当悲情万千。处于与董祀“名为夫妻实为友”的婚姻情状，文姬提出要与左贤王重返匈奴，又遭婉拒，因为曹操已将另一少年美女汉翁主许配做王妃了。真是无地自容啊，魂魄何处归！面临天心不公、命运多舛的蔡文姬，只得压下心中无限痛苦，平复胸中难言怨怼，自珍自爱，夫唱妇随。半年后，文姬与董祀二人吟诗作赋，度曲弹琴，相敬如宾，情感日深。一天，太中大夫孔融嫁女，董祀应邀赴宴，婚宴上孔融讥笑他娶了个半老徐娘，令他十分恼火，从而决心与蔡文姬真情相守，真心相爱。文姬闻知，自然喜不自禁，两颗心真正地交融在一起了。孰料，徒然间，曹操派人来抓捕董祀。为何？因在孔府中宴乐，私自饮酒，违反朝廷的禁酒令。欲治何罪？私自饮酒，本可免于死罪，然藐视丞相，阴逢阳违，罪加一等，即赴许都城外斩首！真是晴天霹雳，五雷轰顶。蔡文姬蓬头跣足，冒风雪赶赴相府、痛诉肝肠，愿以死相抵。原来，曹操得知他们二人名为夫妻实为友，违背了他的美意，故恼怒董祀罪加一等，当明悉他们二人现在相知相爱，且与日俱增时，便将董祀开罪，命其辅佐蔡文姬完成蔡邕未竟遗著《后汉记》，赏金千两，粟二百石，布百匹，驾驷马，送其伉俪回家。七年后，蔡文姬默写了遭火焚的四百篇珍贵典籍，修好了《后汉记》，与董祀溯洛水而上，隐居于终南山中。

剧作的这一情节铺述，不仅与以往林林总总的诸家避却了雷同，开拓了这一热门历史题材的新视域，而且与历史事实更加靠近。关于蔡文姬的史料历来诸家主要依据《后汉书·董祀妻传》：

陈留董祀妻者，同郡蔡邕之女也。名琰，字文姬。博学有才辩，又善于音律。适河东卫仲道，夫亡归宁于家。兴平中，天下丧乱，文姬为胡骑所获，没于南匈奴左贤王。在胡十二年，生二子。曹操素与蔡邕善，痛其无嗣，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，而重嫁于陈留董祀。祀为屯田都尉，犯法当死。文姬诣曹操请之。……蓬首徒行，叩头请罪。音辞清辩，旨甚酸哀。众皆为动容。操曰：“诚实相称，然文状已去，奈何？”文姬曰：“明公厩马万匹，虎士成林，何惜疾足一骑，而不济垂死之命乎？”操感其言，乃追原祀罪。时旦寒，赐以头巾履袜。操因问曰：“闻夫人家多坟籍，犹能忆识之否？”文姬曰：“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，流离涂炭，罔有存者。今所诵忆，裁四百余篇耳”。操曰：“今当使十吏，就夫人写之”。文姬曰：“妾闻男女之别，礼不亲授，乞给纸笔，真草唯命”。于是缮书送之，文无遗误。

由此可见，京剧《建安轶事》的情节骨架与《后汉书·董祀妻传》几无二致，剧中蔡文姬救董祀与曹操的对话，就是直接引用的。新编历史正剧的要义之一就是主要情节人物要符合历史真实。即与煌煌大作话剧《蔡文姬》相较而言，史料中董祀并未被遣去南匈奴迎接蔡文姬，被曹操治罪是在与蔡文姬结婚之后。而郭沫若却把他派到了南匈奴，并在他结婚之前就治了罪。京剧《建安轶事》中曹操不是主要人物，着墨并不多，但表述得很朴实，既表彰了他的慈悲心怀、力修文治，又展现了他的威权与专制，亦应更接近人物的真实。

京剧《建安轶事》尤为可贵的是对于剧作立意的深层开掘。其立意决不只于写一出不同于以往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和舞台场景，也不仅仅是如作者自己所说披露一段“大时代的隐秘情感”，或者表彰蔡文姬在离乱之世、命运多舛情境下对历史文化的贡献，乃至悲愤出诗人的历史文律。而是剖示了人类社会一种带有某种规律的生命现象：人们本性是追求成功与幸福，但在汹涌前行的社会大潮中，人就象漂浮在上面的一叶小舟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而且时有顺的坎坷与善的悖反。“祸兮福所依，福兮祸所伏”。在战乱的时代中，蔡文姬流落异邦，饱受风霜。胡汉和好了，汉丞相派使臣迎接，应是苦尽甘来了，却又跌入到另一种痛苦的婚姻

渊藪。而造成这一痛苦的初因恰恰是出于善，出于对幸福的追求。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社会人的这种“被支配”、“不自由”、“结局与初衷悖离”的冷峻现实是人生的第一课题。然而不应就此止步，而应破解人生的第二课题，即不论是处于顺境或逆境，不论受到何等外在的拘系，都应保有一份真挚的情感、善良的心性和高洁的人格，追寻自己的命运归宿，或顺势而为之，择善而从之，或与恶抗争，乃至杀身以成仁。

与此相应的是剧作悲喜交互的艺术风格。戏剧情节的展开始终在时喜时悲、悲喜相因中行进，迭宕起伏，冷热相济。人物情感在悲喜中披露，人物性格在迭宕中展示。这种十分切近人生常态的戏剧情景，很容易引发观众心灵的共鸣，从而增强戏剧的观演效应。

新排的《建安轶事》是生、旦戏，以青年演员担纲，姣好隽秀，清靓朝华，真可谓华丽转身，满台生辉。在导演的统筹下，全剧场面、节奏、音美、迭宕有致、疏密相间、浓淡相宜，营造了肃穆大气、雅淡清丽的舞台景观。音乐唱腔本色而新颖，京剧的传统板式西皮、二黄、南梆子、四平调、高拨子等俱臻其善，尤其蔡文姬奔相府救董祀那段32句的五言唱腔，由无伴奏的吟唱正反二黄交错的行腔，抑扬顿挫，萦绕回环，繁弦紧板，凄切清丽，为以往所未见。饰演蔡文姬的青年演员万晓慧，基功扎实，唱做俱佳，宗张（君秋）派而有新体验，规范而灵动。做派稳健雅丽，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允中得体，外柔内刚，虽锥心泣血、衷怀激荡而仪态清雅端庄，不失大家模样。全剧唱段均声情兼备，疾舒自如。救董祀那段32句的唱腔，一气呵成，轻重缓急，掌控笃定，如泣如诉，催人泪下，出色地传达了人物的内在情感，体现了文本与音乐的意蕴。饰演董祀的王铭，扮相英俊，有文气，唱腔爽朗有韵致。饰演曹操的尹章旭、卞夫人的易艳、左贤王的江峰，皆称职。以老生行当饰演曹操，是一新创造，虽非主角，未见刻意，但就其创意而言，堪称为继尚长荣《曹操与杨修》之后的又一新开拓。由此看到了老一代艺术家的高瞻远瞩，拳拳之心，剧院继往开来，靓丽转身的光辉前景。

王蕴明：中国剧协原党组书记、研究员

责任编辑：李雷